

復興崗學報

民 92，78 期 1-24

洪秀全的神奇經驗 - 「昇天異夢」之解析

楊碧玉

政治學系

講師

摘 要

本文係針對發生於道光十七年（1837 年）洪秀全個人因落榜臥病中的神奇經驗—「昇天異夢」，擬分別就人格心理學、精神醫學、宗教心理學等觀點，結合相關文獻、史料，予以分析、解釋；並討論其病徵如以當今的醫學診斷，類似何症？藉以說明此一特殊的私人經驗及其對日後創教、革命、建國等政治行為產生那些影響？期以增進吾人對洪秀全政治人格之瞭解。

關鍵詞：洪秀全、自衛機構、瀕死經驗、躁鬱症。

壹、前言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云：洪秀全個人生活歷練與心智狀態賦予中國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為時最久叛亂運動極特殊的形貌。¹孔恩（P. Kuhn）云：有清一代這一最大的叛亂，雖然久已孕育于時代危機之中，卻是由它的創始人早期經歷一些雜奇而偶然的事件發動起來的。²

此一特有的私人經驗—「昇天異夢」是研究太平天國創始人洪秀全最具關鍵的歷史事件。人格心理學者認為：對一些特殊的人來說，許多特有經歷是生命中的轉折點。例如，一場重病、一個悲慘事故、一次偶然的相遇、信念的改變、社會上一項新政策的實行——所有這些都可能是極為重要的。³並進一步指出：這些事件的經歷所產生的後果可能深遠地滲透到這個人的將來，但是它們的衝擊力也與個人先前的生活史有關。由此可見，行為是由許多發生的事件多重地決定的。所有這些情況都影響這個人，而又與當前情境中的變項互動，作為行為的決定者。⁴是以「昇天異夢」的體驗，不僅導引洪秀全投身宗教理念的追尋，亦隨著日後公開化的傳佈而吸引無數追隨者。對其創教、革命、建國等政治行為均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其過程、內容和關連性為何？就研究角度言，與其重視洪秀全所作的夢，毋寧重視他所患的病，至少患病與作夢二事，亦應等量齊觀。因患病是因，作夢是果，洪秀全於病後的許多人格特質亦受到此次病症影響。故本文擬先討論其落榜生病後，再論及昇天之夢，現分別說明、分析如下：

貳、三次科舉挫敗，終至臥病

自幼即受老父、師長親友期許甚深的洪秀全，自十六歲開始，即像一般傳統讀書人，全心投入科舉考試，但卻接二連三遭受挫敗。據洪仁玕憶述：洪秀全的家庭對他的文才，抱有很高的期待。「秀全年方弱冠，約在十六歲，即赴廣州應

¹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湓譯，《追尋現代中國》（台北：時報文化，民國九十年，初版），頁 211。

² 孔恩（P. Kuhn），〈太平軍叛亂〉，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33），頁 295。

³ 陳仲庚、張雨新編著，《人格心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九年，2 版），頁 320。

⁴ 同上。

試，所以滿足其家族，對於彼之文才之期望也。」⁵「縣考時，秀全每試必冠其曹，惟從未能得中秀才」。⁶據清制，童生考秀才，須經過縣、府、院三級考試。縣考要試五場，第一場被錄取，即有參加府試的資格，但只有終場時的第一名，才稱為「案首」、「院試時相沿取以入學。」⁷洪秀全十六歲那次應試，縣考雖名列前茅，但似非案首，這年的府試或院試，仍告失敗。1833年（道光十三年），洪秀全第二次到廣州參加府試，又不中。在參加府試過程中，梁發向應試考生分送他編著的《勸世良言》。洪秀全得書，携回家中，涉獵其目錄，即置於書櫃之中。⁸1837年（道光十七年），洪秀全時年廿五，第三度赴廣州投考。初考時其名高列榜上，及覆考則又落第。⁹落第的童生再次應考，每次都要從第一級考試縣考開始。¹⁰洪秀全三番兩次去省城前，必然又得經歷縣一級的考試，在府試中第一場錄取就可以應院試。院試主要是兩場，一正試一複試。這裡說秀全開始時名列前茅，後來又落第，當是院試未能通過。洪仁玕在後來的「自述」中，曾概述洪秀全應考之事而謂：「（洪秀全）十二、三歲經史詩文無不博覽，自此時至三十一歲，每場榜名高列，惟道試不售，多有抱恨。」¹¹

歷經三度考試，結果依然名落孫山，滿懷的希望再度落空。面對家人的失望、宗族的恥笑和朋友的輕視，洪秀全的感受自是一次比一次難堪和抑鬱。第三次失敗的打擊，幾乎令他整個身心為之崩潰，一向堅強自負的他，難以承受如此巨大的衝擊，加上持續性的緊張和努力，疲憊不堪，終至罹病。最後只好雇一肩輿，由兩個精壯的轎夫把他抬回家中，而後病勢沉重，竟臥病四十餘日，此期間屢入奇夢。是以相關文獻上記載著：「在悲苦失意之中，秀全又復得病，……連續臥病四十日」。¹²

洪秀全自幼即頗有抱負，一旦「真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不協調，理想與

⁵ 洪仁玕述、韓山文（Rev. Theodore Hamberg）著，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第三節，載楊家駱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彙編》，冊6，（台北：鼎文書局，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頁839-840。

⁶ 同上。

⁷ 同上。

⁸ 茅家琦校補，《郭著〈太平天國史事日誌〉校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九十年十月，初版1刷），頁3。

⁹ 《太平天國起義記》，見楊家駱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彙編》，冊6，前書，頁840。

¹⁰ 只有經院試取為廩生者（略相當於備取生），下次應試可免縣、府兩級考試。

¹¹ 「洪仁玕自述」，載《太平天國文獻彙編》，冊2，前書，頁847。按：道試及院試，清代各省學政原稱學道。

¹² 楊家駱主編，《太平天國文獻彙編》，冊6，前書，頁840、842。

現實距離愈大，則個人感受到的壓力也愈大，情況嚴重時便會導致心理疾病。¹³ 洪秀全的際遇，相當吻合此一現象。即行為的動機過於強烈時，當他的抱負水準和實際的「成就水準」差距過大的話，動機的挫折相對的大。¹⁴ 面臨挫折，除了積極努力以合理解決困難之外，心理學者的觀點認為：「自衛機構」¹⁵ 是一種解除阻礙或衝突，或因阻礙衝突所引起的情緒緊張之行為模式。¹⁶

一般而言，心理的自我防衛方式，大部份在潛意識中進行。依據巴伯樂恩格樂（Barbara Engler）在《人格理論》一書中將自我防衛方式分為下列九種，依序為：一、壓抑作用（repression）二、投射作用（projection）三、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四、固執作用（fixation）五、退化作用（regression）六、文飾作用（rationalization）七、認同作用（identification）八、替代作用（displacement）九、昇華作用（sublimation）。¹⁷ 徐靜在《心理自衛機轉》一書中則將自我防衛方式分為十三種，依序為：一、壓抑作用（repression）二、否定作用（denial）三、隔離作用（isolation）四、轉移作用（displacement）五、投射作用（projection）六、合理化作用即文飾作用（rationalization）七、抵消作用（undoing）八、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九、認同作用（identification）十、退化作用（regression）十一、幻想作用（fantasy）十二、補償作用（compensation）十三、昇華作用（sublimation）。¹⁸ 以上兩書所述的自我防衛方式的種類，大抵相同。倘若未能

¹³ 朱瑞玲，〈人格與人格理論〉，劉英茂編，《普通心理學》（台北：大洋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再版），頁 322-323。

¹⁴ 李興唐，〈動機〉，路君約等著，《心理學》（台北：中國行為科學社，民國六十一年九月），頁 152。

¹⁵ 就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人如果要生活的愉快，有一些基本的慾望必須要得到滿足。生理方面的，好像餓了要吃、渴了要喝、睏了要睡、累了要休息；心理方面的，如要愛和被愛，要受人尊敬和受自己尊敬，要有人可以依靠，要有成就等。如果這些基本慾望不能得到滿足，則身體精神方面都不得安寧，嚴重時甚至會生病。不過，人活在世上，或多或少都會遇到挫折，即心理的需要得不到滿足，而產生煩惱和不安。一般說來，遇到現實問題時，我們或是積極的針對問題，設法解決；或是採取消極的方法，去逃避問題。從心理學的觀點來說，我們的精神往往在不知不覺中，用它自己的方式，把人與現實的關係稍為改變一下，使之較易為人所接受，不致引起情緒上太大的痛苦和不安。精神所具備的這種解決煩惱，減少內心爭執和不安，以保護心情安寧的方法稱為「心理自衛機轉」。詳見徐靜，《心理自衛機轉》（台北：水牛出版社，民國六十九年，再版），頁 29-30。

¹⁶ 馬起華，《政治適應動力學》（台北：帕米爾書局，民國五十二年），頁 50。

¹⁷ Barbara Engler, *Personality Theories: An Introduc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79), pp.67-71.

¹⁸ 此十三項自我防衛方式之意義為：一、壓抑作用（repression）：指的是潛意識地否認引起焦慮的事物是存在的。二、否定作用（denial）：意指否認一個外在威脅或創傷事件的存在。三、隔離作用（isolation）：即脫離引起焦慮或挫折的情境或對象。四、轉移作用（displacement）：

以上述途徑消除焦慮或壓力的話，就很可能屬於失敗反應，¹⁹而導致人格失常了。

洪秀全在遭受如此重大挫敗，無法克服，看來他並未以他種防衛機轉得到適應的情況下，應是產生「退化」(regression)之自衛機轉。此點足以說明其幼時太受寵愛，²⁰予取予求的可能性高，父母願意給予較多之願望滿足或保護，從而其「挫折之忍受力」(frustration tolerance)自然不及其他兒童期較不受保護者來得大。遭遇困難與挫折，即行依賴父母之習性，成年之後，亦愈容易利用「退化」之自衛機轉(mechanism)。這種「逃到病裡」或「逃至幻想」²¹現象而發生疾病，即並非有意識的裝病，而是「無意識」而不知不覺的生病，以逃避問題的解決。²²這種「退化」的本身也是上述自我防衛機轉之一，只是，它係以退回到一種早期較不成熟的適應方式，使個人免除失敗與責任。²³學者盧瑞鍾針對此點有進一步分析指出：洪秀全此際及往後的「退化」現象有兩方面：一方面屬於生理的與心理的臥病及精神障礙。另一方面，則是思想的與人格的退化傾向，即他在宗教思想上已由中國半玄學半神學的「天」，而退化²⁴到信靠純神學的上帝。這

本我衝動由一個具威脅性的對象或不可獲得的對象身上，轉移到一個可獲得的對象上。五、投射作用(projection)：將困擾的衝動歸究到他人身上。六、合理化作用即文飾作用(rationalization)：即重新解釋我們的行為以使得它比較容易接受，對我們的威脅可以減少。七、抵消作用(undoing)：為求彌補由某些不道德願望或行為所引起的歉咎之心，表現含有贖罪補過意義的行為。八、反向作用(reaction formation)：意指表現出與真正控制這個人的本我衝動相反的衝動。九、認同作用(identification)：使自己在某一方面與某一特殊人物或團體相似，藉以提高本身的地位與信心。十、退化作用(regression)：即退回到一個早期的、較少挫折的生命階段，並且表現出那個比較安全時期所具有的行為或特徵，通常是孩子氣的行為。十一、幻想作用(fantasy)：利用想像以博取滿足，由於幻想內容不受現實情況限制，取得時又無須任何努力，故一般常用之替代在現實中所不能取得之滿足。十二、補償作用(compensation)：強調或誇張某一種品質或能力，藉以減除由於遭受挫折或心理衝突所引起的緊張。十三、昇華作用(sublimation)：經由改變本能能量的方向到社會可接受的行為，轉變或移置本我衝動。詳見：徐靜，前書，頁31-66。及 Duane Schultz & Sydney Ellen Schultz 著，陳正文等譯，《人格理論》*Theories of Personality*，初版(台北：揚智出版社，民國八十六年)，頁57-60。

¹⁹ 宮城音彌著，李永熾譯，《精神分析導論》(台北：水牛出版社，民國六十一年九月，3版)，頁54。

²⁰ 其父使二兄耕田，而勉強供秀全讀書，又稱「彼之老父每與人談話，最喜談及其幼子之聰穎可愛。每聞人稱讚秀全，輒眉飛色舞。凡有說及其幼子一句好話者，即足令此老邀請其回家飲茶或食飯，而繼續細談此老所愛之題目矣。」足見洪秀全頗得其父之疼愛，詳見韓山文著，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前書，頁838。

²¹ 宮城音彌著，李永熾譯，前書，頁59、163。

²² 同上，頁196、175、176。

²³ 徐靜，前書，頁115。

²⁴ W.P. Alston,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s of Religion", in Paul Edward (ed.), *The Encyclopedia of*

種傾向至太平天國晚期，尤為明顯，已陷入「宗教陷溺」(religious indulgence)的地步。²⁵另外，此後他在人格上「生命本能」已減弱，而「死亡本能」²⁶日漸顯著，開始較不尊重與熱愛有生命的東西，誠如佛洛姆(E. Fromm)與此相似的說法「愛生性是一種生而具有的正常衝動，戀屍症則是病理現象。病理現象是生長受到阻礙所必然產生的結果，是心理上的『殘廢現象』」。²⁷總之，兩方面的退化現象，應該是有相當的關聯性。洪秀全生理的或遺傳的體質，限於文獻不足，無從查考。但此時客觀的社會壓力以及主觀的心理壓力之大，是不難想見，若因此而罹病，亦是吾人可理解的。²⁸

若吾人再從精神醫學觀點來看，心理疾病也可能是肇因於過度工作與疲勞，恐懼與憎恨等，而影響專司分泌賀爾蒙的腎上腺的正常功能而來。²⁹(如圖1)

有關洪秀全的臥病，簡又文先生曾於民國三十三年所著的《太平軍廣西首義史》一書中曾指出：「當時秀全實患精神病」。³⁰其後，簡氏與香港精神病院院長葉寶明先生(P. M. Yap)共同研究，由葉氏撰成“The Mental Illness of Hung Hisu-Ch’uan, Leader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一文，³¹依其研究，洪氏所得的病「與其說是精神分裂症，不如說是歇斯底里症」。³²因葉氏為精神醫師，受過專

Philosophy (N.Y.: MacMillan Co., 1967), p148.

²⁵ 盧瑞鍾，《太平天國的神權思想》(台北：時英出版社，民國七十四年十月)，頁312-336。

²⁶ S.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 J. R. ivere (Lodon: The Hogarth Press, 1975). p. 101.

²⁷ E. Fromm 著，孟祥森譯，《人類破壞性的剖析(下)》(台北：牧童出版社，民國四年六月)，頁275。

²⁸ 或許有人會懷疑洪秀全患病一事係屬虛構神話(昇天之夢)，但吾人以爲洪秀全與其堂弟仁玕，若意欲製造神話，何以洪仁玕竟有「全邑人皆知其爲瘋子」之描述文辭，毀謗領袖，自家作反宣傳，豈非不可思議？是以倘吾人思量洪氏當時受落第之重大打擊，致因心理挫折而生心理疾病之實情，而斷定「洪氏臥病之事爲真」，亦即患病一事，乃是客觀的和歷史的事實，應是無疑義。詳見盧瑞鍾，前書，頁119-120。此外，羅孝全牧師(The Rev. I. J. Roberts)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一書中，論及有關洪秀全升天之夢時，於兩處附註中曾謂：「該首領所言靈魂升天所聞所見、種種異象，係在病中發生，凡人體力不健時，其心力或受傷害，記憶中之印象或甚生動逼真，因而常覺目有所見，耳有所聞，皆十分真確，對人講及，真誠無僞者」，又謂：「余不能不信其爲真」，原註則云：「就現在均已明瞭及與乎方有進程中之種種事實綜合觀之，均足以證明上文之敘述爲真確無僞者」，是以羅孝全牧師對其臥病與作夢是持“採信”的態度。

²⁹ 張宗尹，精神醫療學講義(台北：台大社會學系)，轉引自盧瑞鍾，前書，頁126。

³⁰ 簡又文，《太平軍廣西首義史》(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初版)，頁73。

³¹ P. M. Yap “The Mental Illness Of Hung Hisu-ch’uan, Leader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13, 1954, pp. 287-304.

³² P. M. Yap. “The Mental Illness Of Hung Hisu-ch’uan, Leader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Chun-Tu Hsueh (ed.), *Revolutionary Leaders of Modern China* (N.Y.: Oxford Univ. Press, 1971), p.47.

業訓練，在文中他運用佛洛伊德的理論，進行分析研究，他的論點，對於學界有很大的影響力。研究者大多接受葉氏的觀點，其後如陳勝崑在《健康世界》的〈洪秀全的革命心理分析〉一文中亦提出相同論點。³³學者盧瑞鍾的研究則進一步提出修正：發覺洪氏的病症，疑似「狂躁型的躁鬱症」（Manic-depressive psychosis, Manic type）。³⁴筆者認同此一觀點，並以此為基礎，配合其昇天異夢，予以分析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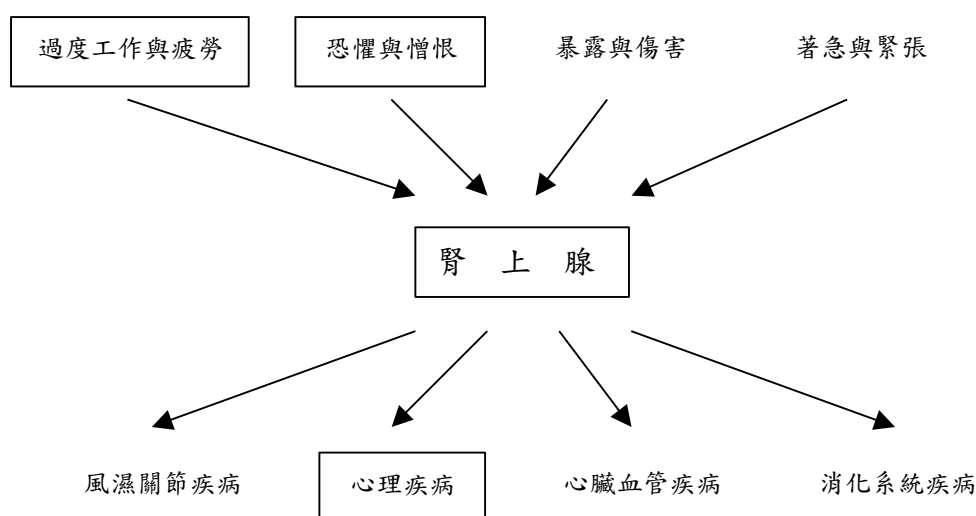


圖 1：腎上腺與生理心理疾病關係圖

參、臥病期間之昇天異夢

太平文獻中有關洪秀全臥病四十餘日的記載不少，吾人除去宣傳意味濃厚及記載不全（如〈洪人玗自述〉）部分，主要依據的資料為《太平天日》、《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及 *The Vision of Hung 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一書，其中文本為簡又文所譯之《太平天國起義起》。現將這改變洪秀全後半生重要關鍵的“夢”，從其經過過程、特殊性，配合前項所述及心理分析相關論點，一一進行說明、分析。

³³ 陳勝崑，〈洪秀全的革命心理〉，載《健康世界》，第 27 期，（台北：民國六十七年三月號），頁 81-82。

³⁴ 盧瑞鍾，前書，頁 119。

根據《太平天國起義記》與《太平天日》的記載，洪秀全自述其在幻夢之中「昇天」的前後經過情況有如下述：

子夜間，倏見有多人接其前去，以為必是去世之兆。乃請父母，兩兄及己妻至榻前作永別，口稱有負雙親養育之恩。又以其妻已生一子，乃囑其在家守節育兒。……語畢，秀全即閉目，五官失去知覺，全身宛如死人，但心靈尚活動，記憶獨清楚。於時，忽見一龍一虎並一雄雞走入室內，又有多人奏樂近前，共舁一華美大轎來，請其乘坐。秀全登輿，任人舁至一光明而華麗之地，即有許多高貴男女，敬禮歡迎。出輿後，有一老婦導其至一河邊，詬其污穢不堪，乃為洗淨全身。既畢，彼乃進一大宮與年高德劭者多人偕，其中有古代的聖賢。於此，彼等剖其腹，取出心肝五臟而易以鮮紅簇新者，傷口即時復合，毫無疤痕。彼復與各老人相將入一大宮，四壁均刻有格言古訓。

繼進一極華麗之大殿。其中有一金髮皂袍之老者，巍然屹坐於最高寶座。一覩秀全，老者即雙目流淚云：「世界人類皆我所生，我所養；人食我食，衣我衣，但全無心肝來記念和尊敬我，甚至有將我所賜之物去拜事鬼魔的，又有故意忤逆的，至令我惱怒。你不要學效他們啊。」辭畢，即授秀全以劍一柄，命其用以剷除鬼魔，但慎勿妄殺兄弟姊妹；又授以印璽一方，用以治服邪神；……老者復對彼言：「奮勇放膽去幹這工作啊！如遇困難，我必助佑你的。」未幾，老者轉向眾人中年長有德之輩云：「秀全真堪任此職。」言畢，即親引秀全出，命其俛視，並云：「看看世上的人啊！都是反心的！」秀全俯覽全世，芸芸眾生，所有罪過苦難，一一在目，其形狀之惡劣，眼不忍觀，口不忍言。³⁵

在幻夢中，除了有靜態的神遊外，也有動態的走動跳躍及叫嚷，如他夢見奉上帝之命在與妖魔鬼怪戰鬥時，還會聲色俱厲地大聲疾呼：「斬妖，斬妖，斬呀！斬呀！這裡有一隻，那裡有一隻，沒有一隻可以擋我的寶劍一斫的。」有時還自唱歌謠，有時則勸訓他人，並常自言已被敕封為中國之皇帝，還寫下數首詩歌。其中著名的有二，如一是：

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眼通西北江山外，聲震東南日月邊。
展爪似嫌雲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風雲鼓三千浪，易象飛龍定在天。

二是：

³⁵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上）》，（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62年初版），頁25-26。此段記載是簡又文將《太平天國起義記》與《太平天日》二文綜合而成的。

鳥向曉兮必如我，我今為王事事可。照金烏災盡消，龍虎將軍都輔佐。

³⁶主自三月初一日昇天，至送下凡時約四十餘日，天父上主皇上帝雖吩咐甚悉，既在凡間時，則未能盡醒然於心也。…主遂對其父兄曰：「朕是天差來真命天子，斬邪留正。」³⁷

從上述的過程及內容中，吾人大致可分四部分觀察：

一、異夢前後的狀態言：

在父母、二兄及妻子家人的陪伴下，洪秀全本人及其家人皆認為他即將面臨死亡的命運，故場景悲戚，他分別向家人交代後事，在《太平天日》文中的描述是：

秀全一時間竟失去知覺，不知身外各人言動如何，感官失去作用，其身宛如死人，躺在床上，但其靈魂被一種特別的能力所附，是以他不但有一種奇異經驗的發生，且事後尚可記憶清楚。³⁸

由此段描述可知，洪秀全在昇天異夢中的天堂遊歷時，對於外界事物是處於無意識的狀態，肉體猶如進入死亡狀態中。此一現象，若照中國傳統有「三魂七魄」的說法，³⁹負責精神思維的三魂中的其中一部分，被接引至天堂，而留在身體內的剩餘魂則保留些許的功能，因此洪秀全可依然保有和外界溝通的能力，但由於在魂不全的狀態下，只可偶爾恢復知覺和他的父兄溝通；或者跟隨著滯留在天堂的魂行動，因而出現了：在人世間時而高歌或哭泣，時而勸誡人或責罵人，偶爾還會走動跳躍、叫嚷進行斬妖除魔的動作。

吾人亦可借由「瀕死經驗」相關論點，來對照說明洪秀全昇天異夢的情形。有關瀕死者「死而復生」的經驗，國外有些醫學雜誌早已接受刊載瀕死經驗者的研究。⁴⁰國內則在2002年7月16日周大觀基金會成立「台灣瀕死研究中心」，

³⁶ 韓山文著，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冊6，前書，頁843。

³⁷ 《太平天日》，收錄於羅爾綱編，《太平天國文選》（香港：南國出版社，1969年），頁137-151。

³⁸ 韓山文著，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冊6，前書，頁841。

³⁹ 子產提出魂魄二元論，後演變為「三魂」及「七魄」的概念，也就是說人的靈魂的組成，基本上還是由魂魄所構成，但是在魂魄之下再區分為三個魂及七個魄，而它們各自負責的功能則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並未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視中國各地的習俗而異。參閱 Roberto K. O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Ancient China*, p.23. Myron L. Cohen, "Souls and Salvation: Conflicting Themes in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in James L. Watso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pp.181-182.

⁴⁰ 歐美部分精神科權威及社會學研究團體視瀕死經驗為具有價值的研究材料。2002年英國醫學

並與坐落於美國康乃狄克大學「國際瀕死研究學會」(IANDS USA)締結姐妹關係。此研究中心主任林耕新推估台灣約有十二萬人有瀕死經驗。⁴¹他並指出，人在面臨強大壓力、吃迷幻藥或精神病患者，偶爾也會有「脫體反應」。但眾多瀕死經驗個案的共通經驗為：會感受身心脫離的「脫體反應」，缺乏時間及空間感，同時看見另一個自己，心靈異常舒服滿足。一般而言，有瀕死經驗「復活」後，根據他的研究：有百分之九十不再畏懼死亡，百分之五十八點八覺得人生觀發生正向改變，百分之三十五點二趨向普遍信仰宗教的傾向，更樂於幫助他人。⁴²洪秀全在經歷此一大病與異夢，在身心方面亦發生異常的變化。簡又文在《太平天國起義記》一書中，記載他(洪秀全)經此大病後，整個身心有若脫胎換骨；無論性格與外貌均日漸改變；在性格上他變得品行謹慎，行為和藹而坦白，見解寬大而自由，知識力亦絕倫；在外貌舉止上則身體增高增大，步履端莊嚴肅，面部橢圓，容顏甚美，鼻高，耳圓而小，聲音清晰而洪亮，每發笑則響震全屋，髮黑、鬚長而作砂紅色，體力特偉健。使得他對四週的群眾產生某種吸引力與排斥力，「惡人畏而避之，而忠誠者趨於交遊。」⁴³的這番描述，說明洪秀全在病後的身心變化甚大，旁人也發覺這項轉變，進而影響其人際關係的互動。

二、就夢中所遇之人物、景象言：

(一) 忽見一龍一虎並一雄雞走入室內

龍、虎、雄雞三種生物，在中國人心目中各代表「威望」、「榮耀」，也各有代表意義，如「虎」是勇敢或猛烈的象徵；「龍」是中國歷代帝王的符號；「雄雞」是宣播新的日子喚起新任務之象徵。三者中「龍」是帝王的象徵、「虎」是獸中之王、相傳「雞」亦有五德。這些都是建立新國家必備的。就洪秀全本身而言，此或為「龍虎榜」的暗示，洪氏久欲榜上題名，卻一再挫敗，此乃其心底深處之慾望。也說明異夢開宗明義顯示洪秀全對威權的渴望和追求，亦是指出想滿足的「原欲」(Libido)為追求威權，並由之滿足物質的、性欲的與其他的目的。

(二) 又有多人奏樂近前，共昇一華美大轎來，請其乘坐。秀全登輿，任人

權威期刊〈刺絡針〉(Lancet)就刊載一篇荷蘭的研究報告，指出經歷急救過程的 344 個心臟病人中，已發現一成八的病患曾有瀕死經驗。見高有智，〈周大觀基金會成立首座瀕死研究中心〉，《中國時報》，民國 91 年 7 月 18 日，第 19 版。

⁴¹ 此一人數，相較 1994 年美國蓋洛普的民調資料，二億人口中有一千三百萬人，比例相差不多。見高有智，前文。

⁴² 梁靜于，〈鬼門關前走一遭，人生更積極〉，《聯合報》，民國 91 年 12 月 23 日，第 21 版。

⁴³ 韓山文著，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前書，頁 843-844。

昇至一光明而華麗之地，即有許多高貴男女，敬禮歡迎

前已述及洪秀全三次科舉失敗後，因罹病而雇一肩輿，由兩個精壯的轎夫抬回家中，隨後病勢沉重，臥病四十餘日，此期間屢入奇夢。而此時出現在夢中乘坐「華美大轎」，就頗符合佛洛伊德論點：夢的許多情節，與當日白天發生的事息息相關。⁴⁴他同時更進一步指出：「幾乎在每一個我自己的夢中，均發現到其來源就在作夢的前一天的經驗。」⁴⁵也是吾人常說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至於「多人奏樂近前」、「請其乘坐華美大轎」、「華麗之地」、「高貴男女敬禮觀迎」的場景，吾人可由以下兩點觀察說明：一則正是透露一介窮書生洪秀全的抱負和羨慕、嚮往衣錦榮歸的願望。亦再次驗證洪秀全的「理想的我」目標甚高，一心一意想得最高功名、期以光宗耀祖。但在事與願違的情況下，臥病中的異夢除避開殘酷的現實，轉而逃避至幻想世界。而幻想活動與早期受壓抑而存在於潛意識中的東西發生密切關係。是以夢中出現了平日的願望：能在多人奏樂，恭請他乘坐華美大轎，受到高貴男女的敬禮觀迎是無比的尊榮與特寵。這也正是讀書人取得功名後之殊榮和光采。此一現象除了可滿足及補償外，同時說明了佛洛伊德等人主張「夢是一種（受抑制的）願望（經過改裝）達成」⁴⁶的理論。另一種解釋則是，多人敬禮歡迎，乃反映上年在街上遇著一大群人圍繞著傳教士聽道，而且歡迎洪秀全之加入，此可滿足其在科場之失敗而在此一場所卻大受歡迎的心理。

（三）進一大宮與年高德劭者多人偕，其中有古代的聖賢……復與各老人相將入一大宮，四壁均刻有格言古訓

依上述情景看來，說明洪秀全進入宮殿，前後共計兩進，此與中國傳統廟宇之建築多有兩進以上之建築規格一致。且內進大殿在規模、佈置皆較外殿富麗堂皇，加以宮中四壁刻有格言古訓之景象。吾人可推斷這些場景似應為洪秀全曾經走訪過的廟宇，或許是在其出生、成長的花縣一帶，也或許是應考所至的廣州城境內。或因此種廟宇之影像，平日即儲存於記憶之中，即留在於意識或潛意識層內，而此時出現在夢中，成了夢的背景材料。至於「年高德劭者多人」、「四壁均刻有格言古訓」之人物、格言古訓，有可能和他平日閱讀書籍中得來的印象或想像，或由平日生活經驗中所見（廟宇之神像、繪像或戲劇之演出人物）、所聞（民間傳說、故事）累積而得。由此也可說明他夢中的建築或人物都是中國傳統

⁴⁴ S.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s of Dreams*, trans. A. A. Brill. *The Basic Writings of Sigmund Freud*. (ed.), N.Y. Modern Library, 1938. p.198, 231.

⁴⁵ *Ibid.*, p. 239.

⁴⁶ *Ibid.*, p.235 原文為 “The Dream is the (disguised) fulfilment of a (suppressed, repressed) wish”.

多神之宗教的表現。

（四）夢中出現之老婦老者及年長有德之輩

佛洛伊德的觀點認為「皇帝和皇后（或者國王和王后）通常是代表雙親，而王子或公主則代表本人。」⁴⁷此處出現之「老婦導其至一河邊，詬其汙穢不堪，乃為洗淨全身。」吾人可解釋其可能源於兒時記憶，因日常生活中為其沐浴者，即是自己的母親。也有可能是佛洛伊德所謂之「戀母情結」（oedipus complex），⁴⁸經由「夢的改裝」為另一老婦人，將所「壓抑」⁴⁹的慾望，加以「偽裝」，以通過夢的「審查制度」。⁵⁰夢境中初則得母親之關懷（老婦為其淨身），繼則得父親之同情與鼓舞（老者助佑），三則借重兄長之教導協助（中年人協助除妖），凡此三者，均為孩提時期能有效解決問題之途徑，也是在洪秀全屢入奇夢期間所接觸的家人。這也充分表現出排行幺子的洪秀全有著強烈的依賴性，依賴雙親、兄長；或可說明此時的他並未通過接二連三考試失利挫折的考驗，轉而逃避至幻想世界（如請其乘坐華美大轎、高貴男女敬禮歡迎等夢境），經由退化過程去尋求早期的途徑。⁵¹此外，夢境中的「老者」為一「金髮皂袍」，加以「巍然屹坐於最高寶座」的描述，可能來自於中國式的宮殿或廟宇中神像記憶。而「金髮」之特徵，則可能是遊廣州城時所遇見的洋人。⁵²由此可知此一老者係一「集錦人物」，亦即將兩個以上人物的特點拼湊集中於一個人的「集體影像」⁵³再次顯示出洪秀全對父親的依賴經驗，係因（前節已述）洪父自其幼時，即對他寵愛有加，期許甚高，也是他受委曲或有困難時最佳的避風港和守護神，有他可擔當一切，即有安全和快樂，足見父母雙親均是他尋求依賴的對象，也可以說明此時的洪秀全尚未成為獨自主的成熟個體。日後在對宗教的態度上（對上帝）、同儕相處的互動過程中（對馮雲山）、甚至在領導者角色的扮演上（對東王），仍無法克服

⁴⁷ Ibid., p.371.

⁴⁸ 指在性器期（四到五歲）時，男孩對他的母親的潛意識慾望，並伴隨有取代或毀滅他父親的慾望。詳見 Duane Schultz & Sydney Ellen Schultz 著，陳正文等譯，《人格理論》*Theories of Personality*，前書，頁 65。

⁴⁹ S.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s of Dreams. op.cit.*, p.222.

⁵⁰ Ibid., pp.223-224, p.235.

⁵¹ John Rickman 編，歐申談譯，《佛洛伊德論文精論》（台南：開山書店，民國六十年一月）頁 60。

⁵² 因為：1.中國神像中並無金髮者 2.洪秀全於布政司衙門前所遇之傳教士，及其同行者，乃「身穿明朝服裝，長袍闊袖，結髮于頂」；亦未有金髮之記載 3.洪仁玕於被捕後供詞為：「在龍藏衛所見二人，一長髮道袍，另有一人隨侍」之描述中亦無金髮之特徵。參見韓山文著，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冊 6，前書，頁 840。故推論可能另一個或數個男性洋人給予洪秀全的印象。

⁵³ S.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s of Dreams, op. cit.*, p.328.

「戀母情結」（又稱伊底帕斯情結），而表現出「依賴」的傾向。

三、領受天命的認知

（一）在夢境中接受身與心的潔淨與改造

在《太平天日》中的記載：

繼傳旨剖主腹，出舊換新，又將文字排列，旋繞主前，一一讀過。後有天母迎而謂曰：「我子！而下凡身穢，待為母潔爾於河，然後可以見爾爺爺。」朕身潔淨，天母乃引見天父上主皇上帝。⁵⁴

此時洪秀全無論是接受「身」的潔淨和「心」的改造，應代表著「洗心革面」、「脫胎換骨」之意。此河或許暗示著中國神話的「天河」，或稱「銀漢」，傳說常有仙佛在這裡洗淨全身，而後進入天庭或極樂世界。在除去了凡間（相對於天堂）所沾染的污穢後，才具備了晉見天父上主皇上帝的資格。而剖腹之舉，或許是由一般廟宇（如城隍廟）內地獄圖像、民間傳說的十殿閻羅場景印象中轉換而得。

（二）天父召喚的原因及託付

天父上主皇上帝向洪秀全說明召喚他至天堂的原因，在《太平天日》一書中的記載是：

爾昇來麼？朕說爾知，甚矣凡間人多無本心也！凡間人誰非朕所生所養？誰非食朕食，衣朕衣？誰非享朕福？天地萬物皆朕所造成，一切衣食皆朕賜降，如何凡間人享朕福，多瞞昧本心，竟無半點心敬畏朕？甚為妖魔迷惑，耗費朕所賜之物，以之敬妖魔，好似妖魔生他養他，殊不知妖魔害死他，纏捉他，他反不知，朕甚恨焉，憫焉！⁵⁵

該段話的內容，除說明自己（天父上主皇上帝）是創造宇宙、天地萬物的主

⁵⁴ 羅爾綱編，《太平天日》，前書，頁138。因《太平天日》的撰寫係根據洪秀全事後依照《勸世良言》的內容加以對照，始知其（人物）真實的身份。在洪仁玕的描述中，「天父上主皇上帝」是用「老人」（a man, venerable in years）指稱，而「天母」，是用「老婦」（an old woman）指稱，而「天兄基督」是用「中年人」（a man of middle age）指稱，「天堂」即用「光明而華麗之地」（a beautiful and luminous place）一詞。此乃因洪秀全神遊天堂之際，對於所接觸的人、事、地、物均不甚清楚，全為事後的驗證。筆者撰文時，因配合引用的資料作分析解釋，故均以出處之「原文」方式稱呼。

⁵⁵ 同上。

宰，即確立「一神論的宇宙觀」，此亦是基督教所主張的觀點，常為傳教士的說詞和傳道重點。同時指出世人已失「本心」，因而犯下「不敬」之過，究其原因，係為「妖魔」所惑，這也是基督教之「反異教」觀點。洪秀全在聽到上述的訊息後，夢中所作的反應是「心甚不平，欲即去勸醒他們，使各人識得妖魔詭計，回心敬轉天父上主皇上帝」。⁵⁶隨後，「天父上主皇上帝又携主在高天，指點凡間妖魔迷害人情狀，一一指主看明；又將其手降賜，凡間妖魔即冒功勞，亦一一指主看明。」⁵⁷此一情節頗似中國小說中描寫神仙佛祖在祥雲處俯看凡塵，查看民間疾苦，或查覺某處怨氣、妖氣太重，而出手拯救眾生苦痛之慈悲舉動。此時，洪秀全轉回現實世界，突然醒來向其身旁的父兄表示：

天下萬郭(國)人民歸朕管，天下錢糧歸朕食，朕乃天父上帝真命天子。
有時講雜話，是上帝教朕橋水，使世人同聽而不聞也。⁵⁸

由此段描述中，吾人可知洪秀全在經歷這場異夢過程中，並非僅是闔眼躺在床上，而是有時清醒有時在夢中，並有走動跳躍及叫嚷之行為（前已述及）。而在向其父兄表示他已被上帝命定為真命天子之後，又回到了夢中，如此時醒時夢、來回天堂人間前後反覆共計四十餘日，令其家人不知所措，又悲又喜。⁵⁹

（三）請命展開斬妖除魔任務

根據記載，洪秀全回到天堂後，即向天父上主皇上帝請命，自願担任斬除妖魔使命；並蒙天父賜他兩件寶物，一為寶劍（名為雲中雪），用以斬殺妖魔，一為印璽（金璽），用以治服邪神。由於寶劍與印璽是象徵權威的物品，若以政治心理學的觀點言，可顯示洪秀全有著不小的政治野心與「權力動機」。⁶⁰此一情節，也與中國戲曲中授劍授印相同，即領受命令，擔當剷奸除惡、伸張正義的重責大任。隨後就和妖魔在「高天三十三天」之間，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在過程中還獲天父、天兄的協助。另據《太平天日》記載，此一斬妖除魔工作進行的十分順利，並已獲得勝利。但在消滅眾多妖魔後，天父上主皇上帝卻出面向洪秀全表示，要保留住妖魔頭的性命，原因是：

⁵⁶ 同上。

⁵⁷ 同上。

⁵⁸ 洪仁發、洪仁達著，洪秀全註釋，《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証福音書》，《太平天國資料》，冊2，頁510。

⁵⁹ Rev. Theodore Hamberg, *The Vision of Hung Siu-Ts 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Press, 1975). p.11.

⁶⁰ R.P. Browning and H. Jacob, "Power Motivation and Political Personality," in F.I. Greenstein *et al.*, *A Source Book for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Chicago: Markham Publishing Co. 1971), p.444.

這妖是考（老）蛇，能迷人食人靈魂，若即收他，許多被他食之靈魂無救矣，況污穢聖所，故暫容他命。即這妖魔仔，天父上主皇上帝亦吩咐主不可遽收他，待到凡間這一重天然後砍他也。⁶¹

這兩項理由，一是天堂除妖，會污穢聖所，不宜為之。二是如若斬除魔頭，連帶人的靈魂也跟著毀滅。又如何點化、拯救世間的子民？在此雙重考量的情況下，斬妖留正的工作也要留待洪秀全返回凡世間後再進行。這也是洪秀全日後在凡間建立太平天國的重要原因，否則在天堂中將妖魔皆消滅殆盡，則無須在凡間再從事相同的任務，此一斬妖除魔任務，如同上述，是來回天堂人間，重覆進行的。因此也才有跳躍、叫嚷的舉動，且自唱歌謠、創作詩歌、勸訓他人。

（四）妖魔作怪之因是孔子教人讀書多錯

天父上主皇上帝對洪秀全不但付予斬妖除魔大任，且向他說明妖魔作怪的原因是孔丘教人讀書多錯，為正本清源，除與天兄等輪留斥責孔丘，尚向他解說真正的「正學」：

天父上主皇上帝命擺列三等書，指主看曰：「此一等書是朕當前下凡顯蹟設誠遺傳之書，此書是真，無有差錯。又此一等書是朕當前差爾兄基督下凡顯神蹟捐命贖罪及行為所遺傳之書，此書亦是真，無有差錯。彼一等書，這是孔丘所遺傳之書，即是爾在凡間所讀之書，此書甚多差謬，連爾讀之，亦被其書教壞了。」⁶²

這段描述，說明天父上主皇上帝將人間的典籍概分為三，前兩類記載天父上主皇上帝及天兄基督的事蹟及行為，因而「此書是真，無有差錯」，而「孔丘所遺傳之書」，則有諸多「差謬」，被認定是教壞世人之書。此一被中國朝廷、士大夫定位為正統的儒學，此時反被判定是異端、妖書。依照心理分析的理論，此種天父斥責孔丘，與傳統價值觀對立，以當時的社會背景論，誠屬大逆不道之事，理應通不過夢的「審查制度」，而需予以相當程度的扭曲或出之以象徵化的影像才對對，此夢境中僅以天父罵孔子的形式通過檢查，似乎間接証明了以下四點：

（1）有可能將自己屢試不中之過轉移到孔子書說，因考試內容大多不離孔子書說。（2）以責罵孔子為大逆不道之社會下的洪秀全，確曾聽過傳教者的說詞，夢中的詈詞，反正只是重述他人的話語，而不是出自於洪氏本來，因此，勿須扭曲。（3）傳教者的觀點給予洪氏的印象極深，因而才會浮現在夢中。（4）傳教士的反孔言論，洪氏並不認為是大逆不道，因而不需在夢中偽裝到「難以認出」

⁶¹ 羅爾綱編，《太平天日》，前書，頁 139-141。

⁶² 羅爾綱編，《太平天日》，前書，頁 139。

之地步。⁶³此番斥責孔子的言行和前述斬妖除魔的舉動，亦頗符合心理學上「『挫折－攻擊』假說」（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⁶⁴並直接影響其病情，他在病中的砍殺、跳動、叫嚷、訓誡等言行，與此應有密切關聯。

（五）改封號、改名並教導其詩書

在結束斬妖除魔工作後，足見洪秀全能擔負日後凡間斬邪留正、勸醒、點化世人的重責大任，因此天父上帝特賜他「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的封號，並命他改名為全，並指示：

爾為名全矣，爾從前凡間名頭一字犯朕本名，當除去。爾下凡去，時或稱洪秀，時或稱洪秀全，爾細弟之名與爾名有意義焉。⁶⁵

因此小名洪火秀的洪仁坤，從此更名為洪秀全，原因不僅是為了避諱，也因為在其姓名中有著特殊的意義。（全字隱含“人王”之意，日後洪秀全自解舊約詩篇多處“全”字即指其名）其「天王意識」由此萌生，病癒後常對別人以王者自居，稱耶穌為兄，且常敘述其病中昇天的經驗。此外，他也接受天父及天兄的教導詩書，原因是：

為爺教爾多讀些詩書，後作憑據，而仍要下凡也。爾若不下凡，凡間人何能得醒，得昇天堂乎？⁶⁶

可見學習詩書的用意有二，一是作為日後驗證異夢的「憑據」，二是證明自己已領受天命認真學習上天的意旨，方可擔任勸醒、點化世人的重責大任，使其得以順利昇天堂。

洪秀全這種病中經驗（上帝說秀全是祂的「次子」，還把他介紹給其「胞兄」耶穌，並囑咐秀全仗劍「下凡除妖」），在不語怪力亂神的傳統士大夫筆下，被視為荒謬。同樣的，在現代史學家的觀點言，也認為是不可信的。他們認為洪秀全只是「假托」迷信，來爭取群眾，參加革命。這殊途同歸的新舊兩派史家對洪秀全的解釋，都是因為抱持著無神的文化傳統，而無治宗教史和神學之經驗的結果——把一個有神的宗教史，當成無神的思想史處理。⁶⁷

其實秀全這項天啟示的靈視（apocalyptic vision），在任何有宗教傳統的社

⁶³ 盧瑞鍾，前書，頁 142。

⁶⁴ 王雲五總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心理學》，冊 9（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九年十月），頁 38-41。

⁶⁵ 羅爾綱編，《太平天日》，前書，頁 141。

⁶⁶ 羅爾綱編，《太平天日》，前書，頁 512-516。

⁶⁷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貳〕、太平天國》（台北：遠流出版社，民國八十七年），頁 36。

會裡，都屬司空見慣。治宗教史或神學的作家，把這靈異分成數種。一般於昏迷中受神靈之「詔」，清醒後記憶猶新，能遵「詔」辦事或傳言者，被列入「先知」(prophet)的一類。至於一些於昏迷狀態中，能為鬼神傳語(多用韻文、詩歌)，而醒後自己本人卻一無所知者，西人稱為「巫師」(shaman)。「先知」與「巫師」兩者差別，只是替鬼神傳語的方式不同。先知與巫師亦各有真假，真的確有其「靈異」(miracle)之處，假的則是一些「魔術師」(magician)。根據上項分類，洪秀全(如所言屬實)則應屬於「先知」，先知之鉅子如摩西、耶穌、穆罕默德皆是。以上三位皆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學上替上帝傳言的超級「彌賽亞」(Messiah)，等而下之，則有各教的「聖徒」(saint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 leaders)。洪秀全後來自稱是「上帝之子」、「耶穌之弟」，啣命下凡、救世除妖的「彌賽亞」、「天王洪秀全」，和近年的「自稱上帝」、「耶穌化身」，下凡打倒資本主義，實行社會主義的「彌賽亞」、「凱撒瓊斯」，⁶⁸實在是屬於同一類型的「教主」。他二人在宗教史中，常被歸類為走火入魔的低等級。⁶⁹

但此一神靈感應天啟示的靈視(apocalyptic vision)過程，對洪秀全本人及其追隨者，卻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因他們認為天啟來自上天，是上天的神諭、天命的象徵。(前章宗教環境中已陳述傳統天命思想和民間的真命天子信仰，對政治情勢或宗教團體均具有非凡的義意)此一神秘的天啟經驗，不僅建構了洪秀全的宗教理念，也提供其創教(拜上帝教)、革命建國(太平天國)的合法性來源。換言之，如果沒有這段經驗，洪秀全不會成為創教者，太平天國也不會出現。

四、就其病症所顯示的疾病言：

吾人若從醫學的觀點來看洪秀全此一臥病四十餘日的病症，其相關研究的情形為：

⁶⁸ 1978年，美國三藩市有一名叫吉姆·瓊斯(Jim Jones, 1931-1978)的基督教牧師。他在不知不覺中忽然發生了神靈感應，使他變成了一位有奇異療效的醫生。他能為病人醫治疑難雜症，包括肺癌。一時聲名大噪，信徒四集。他竟自稱是「耶穌轉世」(Reincarnation of Jesus)；甚至說他自己就是「上帝」(God)；並自封為「凱撒大帝」(Caesar)。號稱是苦難人民的救世主、社會主義之大護法。他並組織了一個人民公社，叫做「人民廟」(People's Temple)。在中美洲之蓋亞那(Guyana)南部，自建「瓊斯堂」(Jonestown)，劃地稱王，不受美國之法律約束。1978年11月18日，全體服毒自殺，集體殉道(911人，亦說913人)，舉世震驚。詳見：唐德剛，前書，頁30-32。

⁶⁹ 同上，頁38。

- (一) 簡又文先生曾於民國三十三年所著的《太平軍廣西首義史》一書中指出：當時洪秀全實患精神病。其後簡氏並與香港精神病院院長葉寶明先生(P.M. Yap)共同研究，而由葉氏撰成“The Mental Illness of Hung Hsiu-ch’uan, Leader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一文。本篇論文是學界中最早嘗試運用科學分析的方法，進行洪秀全異夢之研究。由於葉寶明為精神醫師，受過專業訓練，此篇專文先在香港中英學會講演，後發表於《遠東季刊》。他在文中運用佛洛伊德的理論，分析洪秀全的異夢。其結論為，洪秀全的異夢並非是上天的啟示，亦不是政治性的欺騙，而是洪秀全在精神不正常的狀態下所導致的幻象。洪秀全本人為精神病患，其所得的病「與其說是精神分裂症，不如說是歇斯底里症」。其心理狀態的異常，亦導致他日後無法扮演好政治領導人的角色，而引領太平天國走向滅亡。葉氏的論點，對學界的影響力很大，研究者大多接受其觀點。
- (二) 陳勝崑在《健康世界》的〈洪秀全的革命心理分析〉一文中，亦提出相同論點，據他的「診斷」，認為洪秀全所患的是「歇斯底里心理症」(Hysterical Neurosis)的轉化型。這種病，原是人類對外界災禍、危險、不安的原始防禦方法，其症狀的發生，在於減少恐懼而發生的反應。這是一種原始的「溝通」方法，用身體變化或幻想來傳達其意思與感情，即所謂「身體語言」(body language)，因無法用普通言語表達，退而用較原始的方法，遠離此世界而獲得滿足，這樣可以把引起心理痛苦的事加以「潛抑」，並加以否定，自行退縮，產生幻覺等等，在自己內在世界重行組織自己理想的或屬意的遭遇，而減少自己痛苦。⁷⁰至於其幻覺的內容，簡又文經細心考證後認為，洪秀全的「夢話」並非完全無中生有，「皆為以前所見、所聞、所想、所言、所歷；印象潛藏，觀念暗伏，及時復現，東拉西扯，湊合成章」，無非一一所映其心中鬱鬱不伸之雄心大志」，以及「其一生高中科名、直上青雲、玉堂金馬的欲望之反映」。⁷¹
- (三) 盧瑞鍾應用精神醫學和心理分析理論，進一步的研究後，提出修正：發覺洪氏所患病症疑似「狂躁型的躁鬱症」(Manic-depressive psychosis, Manic type)其所持之理由為：洪氏的病症頗符合美國精神病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所出版《精神病診斷與統

⁷⁰ 陳勝崑，前文，頁81-82。

⁷¹ 簡又文，《太平天國全史(上)》，前書，頁16。

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1980.) 所描述的狂躁型的躁鬱症，因為它符合該手冊（簡稱 DSM-III）有關此症的幾項診斷標準。⁷²

此外，書中將洪秀全的言行、病症一一對照發現有多處符合 DSM-III，如：洪氏自稱受神之命君臨天下（此點特別符合「誇張性妄想含有與神“God”或政治、宗教、娛樂界之名人有特殊關係，實屬尋常」及「當妄想或幻覺產生時，其內容經常明顯地與其主要性情一致，神的聲音可能被聽到，並解釋為其個人具有特殊使命」之病狀描述）、典型的第一次狂躁期發生於三十歲以前、「典型的狂躁期開始得很突然，在幾天內病徵快速擴大，這時期通常歷時幾天到幾個月，其結束也很突然」以及該症會有「唱歌」、也會「勸告陌生人」等特徵。除此之外，洪氏個人資料符合躁鬱症病狀的有：罹致躁鬱性精神反應者的體型以肥胖者居多、躁鬱症具有循環性、在鬱期中有自殺傾向、常為惡夢所苦、無心智退化跡象等的詳盡分析。最後，更進一步排除其他病症，如精神分裂症、妄想精神病

⁷² A. 有一個或多個不同時期帶有顯著有活力的、誇大妄想的、或易怒的性情，這種有活力的或易怒的性情必須是疾病的主要部分，且相當持久，同時它也可能轉變或混合有抑鬱的性情。洪氏病中有「怒從心起」、「申斥…斥責」人、「大聲罵也」，且自以為受有神命的誇大妄想等現象。

B. 至少一個禮拜，在此期間，多數時候，至少具有以下幾個病徵的三個（如其性情只屬易怒時，則四個），且已經出現顯著的程度：

- (1) 活動增加（不管是社會性的或性慾性的）或身體上的不休止。
- (2) 比平常好講話，或講個不停。
- (3) 意念飛揚（flight of ideas）…。
- (4) 誇張的自負（inflated self-esteem）（誇大，它可能是幻想性的）。
- (5) 睡眠的需要減少。
- (6) 容易分心，例如：注意力太容易被不重要或不相關的外在刺激所引開。
- (7) 過分的捲入有高度可能會帶來痛苦之後果的活動。

吾人由相關太平史料中觀察，洪秀全的病徵除了第（7）點無具體記載之外，大抵均有頗為符合之處：

- 一、患病時間，不論在《太平天國義記》、《太平天日》或〈洪仁玕自述〉中均謂「四十餘日」或「約四十餘日」。
 - 二、「常在室內走動、跳躍、或如士兵戰鬥狀…戰鬥、跳躍、唱歌、教人…鎮日惟唱歌、教人、斥責」顯示活動量大，較尋常多言。符合前述（1）、（2）與（5）病徵。
 - 三、《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以推想追記秀全唱詩歌內容，固不可信，但從中似已透露洪氏病中意念飛揚不定之現象，符合（3）與（6）之病徵。
 - 四、「彼常自言已被敕封為中國皇帝，人有稱之為皇帝者，則色然喜」，另朱色字條「天王大道君王全」，當亦為洪氏所自書之誇大舉止，這些符合（4）之病徵。
- 七個病徵，符合者有六，是以吾人判定洪氏當時所患精神病症疑似狂躁型之躁鬱症，應非毫無所本。詳見：盧瑞鍾，前書，頁 127-128。

(paronoid psychosis)、歇斯底里症等的鑑別診斷分析。⁷³

經筆者向精神醫師（北投國軍醫院張君威醫師、王梅君臨床心理師）及從事精神醫學教育者（本校心理系楊德宗老師、社工系楊美惠老師）請教、討論相關議題後，筆者認同學者盧瑞鍾的修正觀點。唯因目前醫、學界在精神疾病診斷上的 DSM 工具書（含手冊）已出版至第四冊，如國內由孔繁鐘編譯的中譯本《DSM-IV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一書，⁷⁴譯自：*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Primary Care Version 4th ed.* (1987) 簡稱 DSM-IV。另有《DSM-IV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⁷⁵譯自 *Quick Reference to the Diagnostic Criteria*，這本「迷你診斷手冊 (Mini D)」原定位為配合 DSM-IV 教科書共同使用。此書最大的革新並不在於任何特定內容的變更，而在於其建構及記錄時遵循的明確系統化過程。與任何其精神疾患的命名系統相比，DSM-IV 更植基於實驗性證據。⁷⁶基於此，對「狂躁型的躁鬱症」(Manic-Depressive Psychosis, Manic type) 一詞，在對照查尋 DSM-IV 一書後，現乃以雙極型情感疾病 (Bipolar Disorders) 稱之，特質為躁狂發作 (Manic Episode)，⁷⁷此亦是吾人常見的情感性疾病 (affective disorder or mood disorder) 中慣稱的「躁鬱症」，此種疾病症狀是情緒極不穩定，患者的情緒會過度高昂或是過度低落，變化起伏落差極大，不依常理而行，因此病症的基本特質是雙極性 (bipolar or manic-depressive，即雙向的躁鬱共存)。若依躁鬱症的分類 (based on Young & Klerman, 1992) 標準言，洪秀全當屬躁鬱症第一型 (Bipolar I) — 躁狂和重度憂鬱 (mania + major depression)。⁷⁸唯此點對前述論證並無任何修正意見，僅配合醫學史發展上的命名系統，作出初步的更名。誠如 DSM-IV 一書中強調：雖然在範圍廣泛的不同背景需要有公定的命名系統，但這應視為暫時訂定，尚望研究者持續努力，力求完善。⁷⁹

上述醫者、學者運用科學分析的方法進行研洪秀全的異夢，提供了吾人多一項觀點、角度去思考、了解洪秀全在成長過程中的身心變化。一如有些學者從領

⁷³ 盧瑞鍾，前書，頁 128-131。

⁷⁴ 孔繁鐘編譯，《DSM-IV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台北：合記圖書出版社，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日，初版 3 刷）。

⁷⁵ 孔繁鐘，孔繁錦編譯，《DSM-IV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台北：合記圖書出版，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初版 9 刷）。

⁷⁶ 同上，頁 iv。

⁷⁷ 同上，頁 321-329。

⁷⁸ 張溯皋，〈認識情感性疾疾病－基礎篇、進階篇〉（<http://www.angelfire.com/ms/madot/basic.html>。）（2003/3/24 摘取）及（<http://www.angelfire.com/ms/madot/advanced.html>）（2003/3/24 摘取）

⁷⁹ 孔繁鐘編譯，《DSM-IV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前書，頁 iii。

袖人物的生理與心理上的特異，說明某些領袖人物特立獨行的思想或行為，實與其身心結構特異有關。譬如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凱撒（Julius Caesar, 102-44BC）都是嗜酒如命者，後者還有自戀狂；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患局部性機能萎縮症及癲癇症；俾斯麥患歇斯底里症；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患抑鬱症；希特勒患有梅毒、歇斯底里症和妄想症。⁸⁰馬起華在其《政治心理分析》一書中，即指出最著名癲癇病患（epilepsy）的偉人有：穆罕默德（Mohammed, 570-632）、法王查理五世（Charles V the Wise, 1337-1380）、俄皇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1672-1728）、拿破崙、法國作曲家貝里歐茲（Louis H. Berlioz, 1803-1869）、英國詩人拜倫（Lord Byron, 1788-1824）、法國小說家祿拜爾（G. Flaubert, 1821-1880）、俄國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F. M. Dostoevsky, 1821-1881）、荷蘭後期印象派畫家梵谷（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及法國短篇小說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等。

⁸¹ 像凱撒的為人敏感、神經質、殘忍、常有虛偽的行為；彼得大帝生性殘忍嗜殺、桀驁不馴、喜怒無常而急躁；拿破崙的狂妄自大、不信任他人，希望別人奉承、神化自己、感情豐富、權力慾強烈，都與此有關。⁸²一位曾經當面觀察過希特勒的人類學者 Von Gruber 說：他（指希特勒）的面目表情不像是一個具有健全精神機能的人，而是一個心緒不寧、神經錯亂的人。他面頰上的肌肉不時跳動，在發言完畢時，總要發出愉快的自滿表情。⁸³

楊延光在《杜鵑窩的春天》一書研究指出，拿破崙患有躁鬱症，他一天只睡幾個小時，工作時卻依然神采奕奕，異於常人的傑出表現，若從精神醫學的角度來看，極可能是處在輕躁期，故不太需要睡眠。觀看其一生暴起暴落，會發現他的情緒變化甚大。他率領大軍攻俄時，除了可能是軍事上的誤判外，也有可能因為冬季（季節轉變）是精神疾病極易復發的季節，從記錄上分析，拿破崙當時的情緒正處於憂鬱期，才會決策緩慢、猶豫不決而戰敗。第二次東山再起，卻又在滑鐵盧之役敗給威靈頓公爵，當時是春天，時值季節變換之際，也正是躁鬱症病情最易起伏變化的時候。拿破崙一生的成就與情緒起伏過大不無關係，他的死對頭威靈頓公爵曾說：「我常說拿破崙這個人在戰場上，像千面人般變化無常，令人捉摸不定。」除了拿破崙以外，英國的共和時期執政者克倫威爾（Oliver

⁸⁰ 王榮川，〈從群眾運動的角度看幾種有關領袖的理論〉（台北：三民主義與國家建設學術研討會—紀念任卓宣教授百年誕辰，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三十日），頁4。

⁸¹ 馬起華，《政治心理分析》（台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三年三月，2刷），頁125。

⁸² 同上，頁122-125。

⁸³ 方白譯，《希特勒傳》（台北：大明王氏出版公司，民國六十四年），頁218。

Cromwell, 1599-1658) 則是一位典型的躁鬱症患者。⁸⁴

根據史學家的研究，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南北之首兩位指揮者，雖然彼此對立，卻都受到同一種精神疾病——躁鬱症的折磨。北軍統帥林肯處於憂鬱期的時間比在躁期多很多；南軍總司令李將軍（Robert E. Lee, 1807-1870）也是，憂鬱期多於躁期，但他父親卻是躁鬱起伏極為明顯的病患。美國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則是個長期處於輕躁期的人，他一輩子共寫了十五萬封的親筆函及無數的著作，這是因為他的憂鬱期十分短暫，所以精力充沛，難怪政績斐然。此外，二次世界大戰時，許多西方重要政治人物也都可能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如英國邱吉爾首相（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就可能是輕度躁鬱症的病患，他的情緒波動很大，家族中也有多人如此。傳說戰後他競選首相連任的失敗，可能也與其處於憂鬱期有關。義大利的獨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則是一位慢性輕躁症患者。⁸⁵

從傳記研究歷史人物精神狀態的方法，在國外常被引用。但是在中國，特別是近代政治人物的傳記，由於政治環境因素，作傳者可能會有立論上的盲點（即政治之特定觀點），使得研究不夠客觀。不過最近在毛澤東私人醫師李志綏所著的《毛澤東私人醫師回憶錄》中，作者以專業醫師的觀點，對毛澤東精神狀態作相當詳實的分析。其實早在 1960 年代，台大林宗義教授就已根據中國內部文件的記錄，懷疑毛澤東是躁鬱症患者。「三面紅旗」、「生產大躍進」（土法煉鋼）、「文化大革命」等社會改革運動，都是他在狂躁期時的主張和作為；而當全國人民被煽起狂熱時，他卻又陷入了憂鬱狀態。李醫師描述：「毛久臥不起，抑鬱終日，他只簡單說他心情不好，要我對症下藥。毛的症狀多種，包括失眠、頭暈、皮膚搔癢和陽萎，嚴重時會有恐懼感，尤其在空曠的地方，必需有人攙扶，當然在他情緒高漲、精神振奮的時候，就沒有這種情況。而經過多次檢查，毛無論心、腦、內耳都沒有實質的病變……。」躁鬱症的病患有週期性的睡眠減少、多話、活動量增加、性慾增加等症狀，這些狀況的確在毛澤東身上一再出現。除此之外，毛澤東晚年還有極嚴重的被害妄想。⁸⁶

幾年前英國有一篇針對世界歷史上兩百多位政治領袖的研究指出，政治人物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可能不低。在精神疾病當中，與創造力或領導力有關的，以情感型疾病最值得注意。尤其是「雙極型情感疾病」（俗稱躁鬱症），因其疾病

⁸⁴ 楊延光，《杜鵑窩的春天：精神疾病照顧手冊》（台北：張老師文化出版社，民國八十八年，初版）頁 11-12。

⁸⁵ 同上，頁 12-13。

⁸⁶ 同上，頁 14-15。

特質常有可能創造出不可思議的歷史事件或藝術作品，傳誦後世。而從許多傳記文學的研究統計發現，這類疾病發生在文學家、詩人、音樂家及政治人物身上的比例，比一般人還高。這個研究的意義，可以作為精神疾病的另類詮釋。⁸⁷

上述這些叱吒風雲的歷史性領袖，雖曾在他們所領導的社會或國家建立不朽偉業，但也都曾犯下了一些戰略上的失誤，有的甚至在「一時糊塗」下，導致致命性的全盤皆輸。若究其原因，不難從其生理心理異常找尋答案。⁸⁸是以洪秀全日後之政治行為、人格特質是否和其生理心理疾病相關？值得吾人觀察和進一步探討。

以當時環境背景，自然無法提供針對其影響身心的相關疾病做臨床醫療，而僅能在神鬼致病及民俗醫療上著手。洪秀全的父親當時即認為，是因為堪輿師（geomancer）沒有將其祖墳的風水處理好，以致於洪秀全會發病。他特請許多術士（magicians）到家裡，希望能用法術驅逐邪靈（evil spirits）⁸⁹。《太平天日》一書亦提及，當洪秀全臥病時，有「邪人」（可能即是指術士）來探視病情，均被他大聲喝斥。⁹⁰是以當時洪秀全的至親和官祿布的村民皆私下議論，說他應是得了「失心瘋」，其兄弟尚輪流查看屋子是否鎖好，以確保他沒法逃出屋去。然在嘗試各種方式均告無效的情況下，洪秀全竟不藥而癒，這也使得家人、親友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以事後洪秀全將其所記得之特殊夢境一一為他們詳述，毫不隱匿，大家都認為此一經歷確實為奇，但應和現實並無關係。⁹¹

肆、結論

容格（C. G. Jung）在其著作 *Man and His Symbol*《人與其象徵》一書中曾說：「人只有了解並接受潛意識後，才能把握自己的完整，而此種了解則有賴於對夢及其象徵的認識。」⁹²吾人今日將洪氏臥病時之「昇天異夢」分別就人格心理學、精神醫學、宗教心理學等觀點，結合相關文獻、史料，予以分析、解釋，不囿一家之說，俾助吾人對洪氏政治人格之形成、發展、更能有「接近真相」的了解。

本文經醫學觀點，將過去醫界、學界對此相關研究，作一整理、簡介和討論

⁸⁷ 同上，頁 4。

⁸⁸ 王榮川，前文，頁 5。

⁸⁹ 韓山文著，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前書，頁 843。

⁹⁰ 羅爾綱編，《太平天日》，前書，頁 143。

⁹¹ 韓山文著，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前書，頁 843。

⁹² E. Fromm 著，葉頌壽譯，《夢的精神分析》（台北：志文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再版），頁 5。

後，筆者認同盧瑞鍾的觀點，認為洪氏的病症疑似「狂躁型的躁鬱症」，唯因盧瑞鍾採用之 DSM-III 工具書（含手冊），至今已出版至第四冊較新版本，經筆者向相關醫師、老師請教，並查閱、對照 DSM-IV 後，而以躁鬱症第一型（Bipolar I）－躁狂和重度憂鬱（mania + major depression）稱之（兩者俗稱均為躁鬱症）。故嚴格來說，乃屬「沿用」，僅是「更名」，配合新手冊問世及醫學發展上之命名。惜以當時時空背景，無法提供針對影響身心的真實疾病作醫療，而僅能在神鬼致病之說及民俗醫療上著手，然這亦是當時宗教文化的特色。社會中不少態度、信念及感情的形成，皆為曾受宗教影響之產物，是以宗教文化進而成為政治文化中重要的一環，信仰洪秀全及拜上帝教之群眾即屬之。

洪秀全個人因科落第挫折而發病，而作夢，而皈依宗教，這期間實有因果、脈絡可尋。經吾人追繹，已有充分證據顯示：洪氏曾患疑似躁鬱症的疾病，其後在精神上常存有多種病態的現象，以致日後在政治思想或意識型態上非理性的成分十分嚴重（如迷信神蹟、創立具有極權性質的神權主義意識型態等）。他個人之使命感也因夢中受命於「上帝」而益形強化和堅信，日後的創教、傳教即以此為依據和主張，金田起義、登基立國亦以此為基礎和藍圖。他曾云：「我曾在上帝之前親自接受其命令，天命歸予，縱使將來遇災劫，有困難，我也決心去幹，倘違悖天命，我只膺上帝之怒耳」。⁹³ 足見此夢對其一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同時也開啟了他特殊的宗教觀，「天啟異夢」遂由洪秀全個人體驗轉變為歷史事件。

⁹³ 韓山文著，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前書，頁 848。